

古典詩文中的桐樹意象與文化意涵

周明儀*

台南女子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

摘要

中國古典詩文中，桐樹常為騷人墨客取以為譬喻或象徵之植物素材，然而古籍中有僅稱桐，亦有梧桐、青桐、白桐、紫桐、刺桐、海桐、岡桐、油桐、罌子桐、胡桐、蘋桐等，名類甚多屢易令人混淆，雖迭有經傳箋註之詮解，或農書、醫藥、草木圖說之分類，卻眾說紛紜，展辨轉惑。而古籍中又有許多源自桐樹之生長特性、外形特徵、功能用途或諧音取譬之故事傳說與藝文典故、詩賦題詠，沿用以來已然形成特定象徵，且深具文化意涵，因而本文由桐樹之名類辨異入手，繼而綜理相關故事傳說、藝文典故或詩賦題詠，藉以探討桐樹於古典詩文中之意象及所象徵之文化意涵。

關鍵詞：桐樹、藝文典故、象徵、名稱變異、文化意涵

The Symbol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Phoenix Tree

Ming-Yi Chou

Lecturer,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Tainan Woman's College of Arts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The various terms used to refer phoenix tree have caused much confusion. Regardless of the illustrations on classical works, agricultural handbooks, medical references, and plants books, the types of phoenix tree are still widely divided. The legends of phoenix tree in ancient books have defined the symbols of phoenix tree. In order to clarify the types of phoenix tree, this study aim to classify phoenix tree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growth, features, and functions to probe into the changes of the names in the history, and review the legends about phoenix tree to interpret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phoenix tree.

Keywords : phoenix tree, legends, symbol, the changes of the names , cultural connotation

壹、緒論

中國古典文學作品中，有不少關於桐樹之傳說故實與藝文典故，例如周成王桐葉封弟戲而成真，以梧桐落葉意味秋意蕭索，或藉梧桐夜雨以點染愁懷難寐，或藉碧梧棲鳳以示祥瑞，或得爨下餘桐製成名琴，或藉桐葉題詩發抒深宮幽怨，亦有生性好潔靜者命僕洗桐，愛桐成癡者為之著桐譜，更有許多專詠桐樹之詩詞歌賦或與桐樹有關之誌怪傳奇、讖緯瑞應之說。然而古籍中有所謂桐、梧桐、青桐、白桐、紫桐、刺桐、海桐、岡桐、油桐、罌子桐、胡桐、蘋桐等不同名類，究竟彼此之間有何異同？曾有不少

* 通識教育中心講師 地址：台南縣永康市中正路 529 號 Tel：06-2532106
E-mail：t00025@ms.twcat.edu.tw

經籍箋註或與農業、醫藥、草木圖說有關之典籍曾將桐樹加以分類區別，然而因古代農業著眼於「衣食」，糧食生產以外除蠶桑二字，均被視為「農餘」，故林業極不發達，¹而醫藥本草之書則以載明藥材之藥性療效為主，且自賈思勰《齊民要術·序》昭示：「花草之流，可以悅目，徒有春華而無秋實，匹諸浮僞，蓋不足存」之後，²著書談論花卉似為有閑文人之雅事，爾後遂形成以怡情遣興之「花史」與關乎民生大計之「農經」分道揚鑣之局面。而以怡情遣興為主之著作，多著重于品評、欣賞，或輯錄相關藝文掌故，且各地生長條件不同，縱使同類植物，作者所見亦恐有品種差異，加以科學未臻昌明，植物分類標準及相關學理研究亦未建立，³故各家說法紛紜，甚至南轅北轍。本文係以《古今圖書集成·草木典》與《四庫全書·子部·譜錄類》所收錄，記載植物之古籍為檢索範圍，就其所述，對照今之植物圖鑑與植物學分類以釐清名類異同及其生長特性、功能用途，復綜理《藝文類聚》、《淵鑑類函》與《古今圖書集成·草木典》所收錄，與桐樹有關之歷代詩話、筆記小說、傳說故實等記載及歷代文人題詠，藉以管窺古典詩文中桐樹所象徵之意蘊與文化意涵。

貳、意象、象徵與文化意涵

中國文學作品中「意象」一詞最早出現於劉勰《文心雕龍·神思》篇，⁴而詩歌理論批評之「意象論」則始自司空圖《二十四詩品》，⁵此後宋代及明清時期各類詩話迭有闡發，⁶西方學者亦分從心理學、哲學、美學或行為科學等不同角度加以探討，儘管古今中外各家對「意象」之解說紛紜，然而都十分重視意象於創作過程中之特殊作用。誠如學者葉嘉瑩所言：

中國文學批評對於意象方面雖然沒有完整的理論，但是詩歌實在能有可具感的意象，則是古今中外所同然的。在中國詩歌中，寫景的詩歌固然以『如在目前』的描寫為好，而抒情述志的詩歌則更貴在能將其抽象的情意概念，化成為可具感的意象。⁷

詩詞之能事，更在將人內心的一種理想之意境與抽象之情思，作意象化之表現，而且要使讀者得到同樣具體同樣真切的感受。⁸

¹ 參見王毓瑚《中國農書書錄·序》（北京：中華書局，1957年）及〈關於中國農書〉一文。（北京：北京農業大學圖書館，1963年1月）

² 見賈思勰《齊民要術·序》，頁3（臺北：藝文印書館，1997年）

³ 據安德列·喬治·奧德里古爾與喬治·梅泰理合著〈論中國的植物圖〉（《法國漢學》第一輯，頁222-249，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6年8月）一文中指出：中國人始終沒有獨立的植物學概念，直至1858年，植物學一詞才首次出現於一本由英文改寫之科學論著標題中，相關論述可參見喬治·梅泰理〈第一部用中文出版的西方植物學論文中的專業詞彙〉，（巴黎：《科學詞彙資料史彙編》，國家研究中心出版社，1981，第二卷，頁65-73）；另見潘吉星〈談植物學一詞在中國和日本的由來〉，（北京：《大自然探索》，第三期，頁167-172，大自然探索雜誌社，1984）

⁴ 《文心雕龍·神思》篇：「然後使玄解之宰，循聲律而定墨，獨照之匠，窺意象而運斤」，見周振甫譯注《中國名著選譯叢書·文心雕龍》，頁124（臺北：錦繡出版社，1992年）。

⁵ 司空圖《二十四詩品·縝密》篇：「是有真跡，如不可知。意象欲出。造化已奇」。見《叢書集成·二十四詩品》（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9年）

⁶ 劉勰之後，唐王昌齡、白居易、司空圖；宋梅聖俞、明胡應麟、何景明；清沈德潛等均曾論及，參見吳曉《詩歌與人生—意象符號與情感空間》，頁18。（台北：書林出版社，1995年）

⁷ 見葉嘉瑩《迦陵論詩叢稿·從比較現代的觀點看幾首中國舊詩》，頁232。（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

⁸ 見葉嘉瑩《迦陵論詩叢稿·由「人間詞話」談到詩歌的欣賞》，頁290。（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

學者李元洛亦指出：

詩人將內在之意融化於外在之象，而讀者亦可循詩人所創造的外在之象去循索、領會詩人創作之初的內在之意，進而透過美的意象刺激讀者的生活經驗、藝術修養與想像能力，使讀者在審美活動中去補充、豐富和發展詩人所完成的意象，在再創作與再評價中和作者共同進行意象的創造。⁹

綜合葉嘉瑩與李元洛之說，簡言之，詩歌意象可說是指詩人將自己內在之情意概念，化為具體可感的外在之象，目的在於使讀者亦能循詩人所創造的外在之象去循索、領會詩人創作之初的內在之意，進而刺激讀者的生活經驗、藝術修養與想像能力，使讀者進一步去補充、豐富和發展詩人所完成的意象；而詩歌之外，其他文學創作亦然，作者主觀之情意常藉外在具體可見可感之物象作為傳達媒介以分享個人內心興發之情感、或用以曉諭讀者。至於具體可見可感的外在物象，可能是作者真實經驗所耳聞目見，也可能源於想像力所陶冶之印象再現。

而所謂象徵，意指不直接指明抽象之觀念、情感或事物，而藉由理性之關聯、社會之約定，從而透過某種意象之媒介，間接加以陳述。¹⁰因此作品中象徵素材的運用，應是在作者完成意象的創造活動之後更進一步的心靈創作活動。

人類在進行各種訊息交流或情感表達時，常借助具體可見可感的外在物象以作為形容、比喻，或因而有所感發、聯想，而自然界常見之動植物被引用之機率自是頗高，尤其中國自古以農立國，文人以植物作為摹寫或譬喻素材，或因植物之生長特質、外型特徵、功能用途而有所感發、聯想者尤其常見。而詩人將其感性情思或理性哲思透過植物而傳達表現，亦因而賦予植物除自然生命力之外的另一種意義，且隨不同時空背景、不同性情觀念、不同價值判斷之不同文人之不同詮釋，亦因而使植物之意涵更形豐富多元，從而形成特殊之文化意涵。

因此本文桐樹之名類辨異入手，並概述其生長特質、外形特徵或功能用途，進而綜理與桐樹有關之藝文典故、騷人題詠或傳說故實，藉以探討中國傳統社會基於對桐樹之認知或概念，如何成為文人創作時傳達情意之意象，或成為一種象徵；並管窺相關題詠或傳說故實輾轉流傳沿用後所演繹而成之文化意涵。

參、桐樹名類辨異

《詩經》中有單稱梧、單稱桐，或梧桐並稱者，〈鄘風·定之方中〉：「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毛〈傳〉云桐即梧桐也；〈小雅·湛露〉：「其桐其椅，其實離離」，鄭玄〈箋〉曰桐即椅也，同類而異名；〈大雅·卷阿〉：「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鄭玄〈箋〉曰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孔穎達〈疏〉引毛〈傳〉之說，稱梧桐，柔木也，可以為琴瑟，即《爾雅·釋木》所謂之「櫟」，或郭璞《爾雅注》所稱之「榮桐」，故言梧、桐一木耳。¹¹

⁹ 此觀點引用自李元洛《詩美學》第四章〈論詩的意象美〉（台北：東大圖書有限公司，1990年），頁173。

¹⁰ 此觀點引用自楊昌年《現代詩的創作與欣賞》第一章〈創作論〉論象徵（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2年），頁62。

¹¹ 《詩經》〈鄘風·定之方中〉、〈小雅·湛露〉、〈大雅·卷阿〉之毛〈傳〉、鄭〈箋〉與孔〈疏〉分見清阮元《十三經注疏本詩經》（台北：藝文印書館，1955年），頁115、350、629。

三國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分桐為青桐、赤桐、白桐、岡桐四種，稱白桐宜琴瑟；梓實桐皮為椅，即梧桐。¹²

晉陶弘景《本草集注》分桐為青桐、梧桐、白桐、岡桐四種，青桐葉皮青似梧而無子；梧桐色白，葉似青桐而有子；白桐與岡桐無異，唯有花、子；岡桐無子，材中琴瑟。¹³

南北朝賈思勰《齊民要術》據《爾雅》及郭璞《爾雅》注之說，以榮桐、襯、梧皆梧桐也，分桐為青桐、白桐、岡桐三類，謂白桐無子，冬結似子者乃明年之花房，材質可製樂器；梧桐又名青桐，以其皮青，故名之，其子可食，味似菱芡，而材不中琴瑟，然白、青二桐均可供車板、盤盒、木屨之用；¹⁴岡桐即油桐，生於高岡，蓋梧桐性偏濕，不生於岡，故此樹種有岡桐之號。

唐陳藏器《重輯本草拾遺》稱桐除青桐、白桐、赤桐、岡桐外，又有罌子桐、郢桐。¹⁵

宋蘇頌《圖經本草》分桐為白桐、梧桐、岡桐、楨桐、紫桐，取陸璣之說，稱白桐宜琴瑟；並稱雲南牂牁人取花中白毳淹漬，績以為布，謂之華布；又據陸璣之說，稱椅即梧桐；岡桐即江南人作油者，有子大於梧子；江南有楨桐，秋開紅花，無實；紫桐，花如百合，實堪糖煮以噉；刺桐生嶺南，花色深紅。¹⁶

宋陳翥《桐譜》分桐為白花桐、紫花桐、油桐、刺桐、梧桐、楨桐。稱白花桐紋理粗而體性慢，喜生朝陽之地，花白色；紫花桐紋理細而體性緊，亦生朝陽之地，然未若白花桐之易長，花色紫；油桐，又名膏桐，其實大而圓，可榨油塗佈以防水防腐；刺桐：紋理細密，花側敷如掌，體有巨刺，實如楓；楨桐：身青，葉圓大而長，高三四尺即有花，花色紅如火，宜植於階壇庭樹，以為夏秋之榮觀，又名真桐；梧桐：枝不入用，身葉具滑，多植于庭階之下門牆之外，其子可噉，雖名梧桐，然與《詩經》所謂

¹² 梧桐與椅應為二物，椅，據潘富俊《詩經植物圖鑑》（台北：貓頭鷹出版社，2001年）之推論，當為今紫葳科之楸樹（詳見該書頁89），梧桐則為梧桐科植物，二者不同。

¹³ 陶氏之說，明毛晉《陸氏詩疏廣要》糾其謬，謂青桐即梧桐；白桐又與岡桐全異，白桐無子，才中琴瑟；岡桐子大有油。今植物學分類，梧桐又名青桐，故毛氏之說無誤；然毛氏稱白桐材中琴瑟而無籽，實則其籽甚小，位於蒴果內，唯未若岡桐籽大且可取以榨油；青桐之籽似白桐，亦小而非無籽也，參見潘富俊《詩經植物圖鑑》頁89、章錦瑜《喬木賞花圖鑑》頁234。

¹⁴ 賈氏分白桐、青桐、岡桐三類，較晉陶弘景《本草集注》之說正確，唯白桐非無籽，（見註13）賈氏所謂「冬結似子者是乃明年之花房」，實誤以其蒴果為花房；此外，青桐材質雖不及白桐，然亦可製樂器，非不中用。

¹⁵ 陳氏稱罌子桐生山中，形似梧桐，以其實狀如罌子粟（即今罌粟），故名之。郢桐生山谷間，狀似青桐，葉有桎，人取皮以漚絲，並可治蠶咬、毒氣入腹；郢桐之名未見他說，今亦不知所指，唯陳氏稱可取皮以漚絲，或即毛晉《陸氏詩疏廣要》所謂之赤桐，毛晉稱雲南牂牁人績以為布，謂之毛布；而陳氏所謂之赤桐，或即蘇頌所謂之紫桐、陳翥所謂之紫花桐，考諸唐代詩文，如白居易〈答桐花〉詩，盛讚桐花「況此好顏色，花紫葉青青」、李德裕〈畫桐花鳳扇賦序〉：「成都夾岷江，磯岸多植紫桐。每至暮春，有靈禽五色，小於玄鳥，來集桐花」，是以唐代已有紫桐之名，蓋以花色淡紫之故而名之，而紫出於赤，或即陳藏器所謂之赤桐。而罌子桐今又名日本油桐、光桐，為大戟科油桐屬之一（參見章錦瑜《喬木賞花圖鑑》頁247）。

¹⁶ 蘇頌與陸璣皆謂椅即梧桐，誤矣，古之椅樹應即今之楸樹（參見註1）；至於今植物學分類中別名椅桐者，則為大風子科之山桐子，其材質未若白桐具經濟價值；至於楨桐則為今馬鞭草科龍船花，可參見陳貴廷主編《本草綱目通釋》（北京學苑出版社，1992年），頁1640，注釋3）。唯除紅花品種外，亦有珍貴之白花品種，二者根、幹皆可入藥；紫桐應即陳藏器所謂之紫花桐，亦即今之毛泡桐，今又名日本泡桐（詳見陳貴廷主編《本草綱目通釋》頁1640）。

之梧桐不同。¹⁷

宋寇宗奭《圖經衍義本草》稱桐有四種：白桐可斲琴者，開白花，不結子；荏桐早春先開淡紅花，花成筒子，子作桐油；梧桐四月開淡黃小花，一如棗花，枝頭出絲，墮地成油，霑衣履，五六月結子，時人取炒為果，此即《禮記·月令》所謂清明之日，桐始華者。岡桐無花，其質性體重而不中作琴瑟。¹⁸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分白桐、岡桐、荏桐、海桐、青桐、罌子桐六類，稱白桐即泡桐，古謂之椅桐，先花後葉，故《爾雅》謂之榮桐，葉大徑尺，最易生長，皮色粗白，木輕虛不蛀，宜作器物屋柱，二月開花，如牽牛花而色白，結實大如巨棗，長寸餘，殼內有子片，輕虛如榆莢葵實之狀；花紫者岡桐；荏桐即油桐，枝幹花葉類岡桐而小，實大而圓，為油為時所需，以其油似荏，故名荏桐；海桐皮有巨刺，或云即刺桐；青桐即梧桐之無實者；罌子桐，以其實狀如罌子故名之，又因子有毒如虎，誤食足以致死，故亦名虎子桐。¹⁹

明毛晉《陸氏詩疏廣要》稱郭璞《爾雅注》、《詩經》鄭玄《箋》之說皆不足據，椅、桐、梓當是三種，大同而小別，但梧桐別為一物，蓋種類太多，如青桐、白桐、赤桐、岡桐、楨桐、紫桐、荏桐、刺桐、胡桐、²⁰罌子桐、海桐之類，不可枚舉，其實各各不相同，諸家紛紜，至辨展轉惑。

古代有關「桐」之分類，實依地理環境不同，所見品類亦有別，且科學未臻昌明，探討植物知識多就其外形特徵略加敘述，或著重於民生致用功能，而非深入學理研究，故分類未臻細密嚴謹，亦屢見眾說紛紜情形。

綜觀上述古籍所描述之桐類植物特徵、功能或習性，再對照今之植物學分類，則所謂白桐、紫桐應皆為今之泡桐屬植物，²¹其材質輕虛不蛀，經濟價值最高，可作屋柱、家具、箱篋或樂器；青桐即今之梧

¹⁷ 陳翥《桐譜》所謂白花桐、紫花桐，應即賈思勰、陳藏器等所謂之白桐，皆屬今之泡桐屬植物；楨桐則為今馬鞭草科龍船花（參見註 16）；而陳氏所謂之梧桐，身葉具滑然材不堪用，籽可實，多植於庭階門牆之下，因未明言其葉形、花色、果實大小形狀，亦未見其他古籍列此一類，故不知所指。

¹⁸ 白桐亦有籽，已見前述。而荏桐花色淡紅，應即今花心淡紅色之油桐屬光桐；至於岡桐亦屬油桐屬，或即油桐屬之皺桐，然寇氏稱其無籽，非也。

¹⁹ 白桐與椅桐有別，已見前述；而陶弘景、賈思勰、陳藏器、蘇頌、陳翥所謂之岡桐皆指油桐，然李時珍所謂之岡桐似即陳藏器所謂之紫花桐，即今之毛泡桐，又名日本泡桐（參見註 16）；荏桐、罌子桐則皆屬油桐屬而品種稍異，參見註 14、註 15；雞桐之名未他見，唯今之刺桐別名雞公樹（花紅艷如公雞雞冠），然其葉為三出複葉，又與棟之羽狀複葉有別（參見章錦瑜《喬木賞花圖鑑》頁 16，所列表格詳述各種刺桐屬植物之特徵），且李時珍所謂之海桐即刺桐屬植物，故不知雞桐所指究竟為何，據李時珍所述，生嶺南山間，或亦刺桐屬植物之一。

²⁰ 椅、桐有別已見前述，而梓樹屬紫葳科落葉喬木，葉對生，有時輪生，寬卵形至近圓形，長 10-25 公分，寬 7-20 公分；先端突尖，基部圓形或心型，常 3-5 淺裂或不分裂；掌狀五出脈，圓錐花序，花冠淡黃色，內有黃色條紋及紫色斑點。蒴果，種子長橢圓形，木質輕而加工易，可供印刷、建築或製作樂器，自古即為重要經濟樹種，是以椅、桐、梓形略似然分屬三種不同樹種。明毛晉《陸氏詩疏廣要》所謂之胡桐，為漢西域鄯善國所出，蟲食其木，則沫出其下，俗名為胡桐淚，李珣曰胡桐淚即胡桐樹脂。今別名胡桐之植物，則為藤黃科之瓊崖海棠（參見章錦瑜《喬木賞花圖鑑》頁 264），其黃色樹脂可供藥用。

²¹ 古籍所稱白花之白桐、紫花之紫桐，多可供器用或製琴瑟，材質佳，應即今經濟價值較高之泡桐屬植物。據潘富俊《詩經植物圖鑑》之推論，《詩經》中所稱之桐殆為毛泡桐、蘭考泡桐、楸葉泡桐或梧桐（詳見該書頁 91）。陳貴廷主編《本草綱目通釋》稱陸璣所謂白桐、陶弘景所謂椅桐、《本草圖經》所謂黃桐、陳翥所謂白花桐，皆為泡桐；而陳翥所謂紫花桐、李時珍所謂岡桐則為毛泡桐（參見註 16）。

桐，²²材質稍次於泡桐屬，性喜高溫多陽，抗潮性亦佳，且樹型優美，樹冠隱蔽，故古人多栽植以美化庭園。此外，其質軟而輕，可製箱篋、家具、樂器，樹皮纖維可製繩、造紙，種子可食並入藥，用途甚為廣泛。岡桐、油桐、膏桐、荏桐、罌子桐同屬油桐屬植物，²³子可榨油供塗佈以防水防腐，而材質亦不如泡桐；海桐乃今之刺桐屬植物，²⁴材質經濟價值不高，今多作景觀樹種；胡桐則屬藤黃科、今名瓊崖海棠之常綠中喬木；²⁵楨桐則今馬鞭草科之小灌木龍船花；²⁶是以古籍中所指桐樹，涵蓋今大戟科之油桐屬、蝶型花科之刺桐屬、梧桐科之青桐、藤黃科之瓊崖海棠（胡桐）及馬鞭草科龍船花（楨桐）等植物，其特徵、生長型態、功能用途互有異同。

古籍有關植物之記載，或因交通不便，地理、氣候及植物科學之研究亦未發達，且傳統價值觀取向係以農桑生產技術為重而輕林牧，至於怡情悅性之作則以品評、賞鑑或匯集藝文掌故為主，故相關典籍或重名物訓詁，或強調農業生產技術，或側重器用、藥用功能探討，而於各地品種具體差異、生長型態特徵、客觀分類標準等則缺乏深入之分析。²⁷

肆、與桐樹有關之傳說故實與藝文題詠

古典詩文中有許多與桐樹之生長特質、外形特徵或功能用途有關之傳說故實與藝文典故或題詠，輾轉流傳、沿用以來，不僅意涵愈趨豐富，部分意象已然形成特定象徵。茲依桐樹生長特質、外形特徵、功能用途或諧音取譬而衍生之傳說故實與藝文典故加以分析歸納如下：

一、與生長特質有關者：

（一）托孤生危

《尚書·禹貢》：「羽畎夏翟，嶧陽孤桐」，陸農師：「桐性便濕地，不生於岡」；²⁸然《詩·大雅·卷阿》：「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毛傳：「梧桐不生於高岡，太平而後生朝陽，以此觀之，生山陽難得，而生孤者尤難得也」，意指梧桐生性喜濕，故少生於向陽處或高

²² 如《齊民要術》所云，以其皮青，故名青桐。

²³ 古籍所稱之岡桐、油桐、膏桐、荏桐、罌子桐均可取籽榨油供用，今植物學分類皆屬大戟科油桐屬植物。

²⁴ 陳翥《桐譜》稱刺桐紋理細密，性喜折裂，花側敷如掌，體有巨刺；李時珍《本草綱目》稱海桐體有巨刺，又名刺桐；今枝幹或葉背具刺而名為「桐」類植物均為刺桐屬植物，據植物學家分類考證，台灣海桐為海桐科植物，係本地自生種，其枝幹花葉特徵、生長習性皆與大戟科油桐屬或梧桐科梧桐屬植物不同，參見章錦瑜《喬木賞花圖鑑》，頁 326。

²⁵ 瓊崖海棠又名胡桐，屬熱帶海漂植物，性喜高溫多濕環境，耐鹽及耐旱性均佳，抗風力亦強，且生長緩慢，壽命長，材質緻密堅重，經久耐用，可製船艦或家具；種子榨油可作染料、潤滑油；黃色樹脂則可治牙痛出血及淋巴結核，參見章錦瑜《喬木賞花圖鑑》頁 264。

²⁶ 楨桐今名龍船花，為馬鞭草科小灌木，故陳翥稱其高三四尺即有花，然除陳翥所謂花色紅如火，宜植於階壇庭樹，以為夏秋榮觀之紅色品種外，另有珍貴罕見之白花品種，二者根、幹皆可入藥，民間用以治婦女病及腳氣病，參見陳貴廷主編《本草綱目通釋》，頁 1640，注釋 3。

²⁷ 如賈思勰《齊民要術》著重於民生致用；《爾雅》、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毛晉《陸氏詩疏廣要》等側重於名物訓詁；陶弘景《本草集注》、陳藏器《重輯本草拾遺》、蘇頌《圖經本草》、寇宗奭《圖經衍義本草》、李時珍《本草綱目》等則側重植物之藥用說明；《群芳譜》、《廣群芳譜》《桐譜》等各種譜錄則各家著錄標準不一亦未賅備；而《藝文類聚》、《淵鑑類函》、等類書收錄雖豐，則以藝文掌故為主。

²⁸ 見清阮元《十三經注疏本尚書·禹貢》（台北：藝文印書館，1955年），頁 82。

崗，亦絕少孤生者，實則就今之植物學學理而言，梧桐性喜高溫多濕，光線充足處生長較為良好，耐陰性不佳。而自漢枚乘〈七發〉形容龍門之桐，百尺無枝，其中鬱結輪囷，扶疏以分離，「上有千仞之峯，下臨百丈之谿」，其根半死半生；²⁹爾後崔琦〈七蠲〉亦形容梧桐「生於北谿，傳根朽壤，託險生危」；³⁰張協〈七命〉寫寒山之桐，出自大冥，「含黃鍾以吐幹，據蒼岑以孤生」，³¹崔駰〈七依〉寫洞庭椅桐，亦稱其「依峻岸而傍生」，³²因而嶧陽、龍門或寒山孤桐託孤生危的意象便屢為後世所沿用，如唐崔鎮〈尚書省梧桐賦〉：「豈與夫龍門半死，嶧陽孤植，齊萬籟而混吹，合千巖以共色，勁質冰摧而朽人莫識」、³³明潘榛〈嶧陽孤桐〉詩：「亭亭獨自傲霜風，不與尋常桃李同。盛世工師求木久，嶧陽猶自有孤桐」，³⁴即典出《尚書·禹貢》與枚乘〈七發〉；又如鮑照〈山行見孤桐〉詩：「桐生叢谷裡，根孤地寒陰，未霜葉已肅，不風條自吟」、³⁵唐王昌齡〈段有廳孤桐〉：「鳳凰所宿處，月映孤桐寒。槁葉零落盡，空柯翠葉殘。虛心誰能見，直影非無端。響發調尚苦，清商勞一彈」³⁶藉孤桐獨生、秋葉凋殘譬喻處境之困厄，並以桐之虛心挺拔隱喻自身操守，盼獲知音賞識得一展抱負；白居易〈雲居寺孤桐〉詩：「四面無附枝，中心有通理，寄言立身者，孤直當如此」³⁷亦借孤桐喻立身處事之道以自勉與示人。因此梧桐孤生或托根於高危之處的物象，為文人取譬之後遂形成一種遺世而獨立的意象，進而成為文人立身處事孤高自持的象徵。

(二) 碧梧棲鳳

《詩·大雅·卷阿》：「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鄭玄箋：「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以鳳凰棲於梧桐指太平盛世；《莊子·秋水》：「南方有鳥，其名為鵷鷖，……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³⁸鵷鷖即鸞鳳之屬，係以之喻己志之遠大；《韓詩外傳》卷八亦載黃帝即位，鳳乃止於東園梧樹之上，食竹實，沒身不去。鳳凰為古代傳說中之瑞鳥，喜棲息於梧桐，非盛世不得見，後人遂視梧桐為能招來祥瑞之聖雅植物，或作為高人所處之環境表徵，如晉傅咸〈梧桐賦〉：「瞻華實之離離，想儀鳳之來翔」³⁹；隋魏澹〈詠桐詩〉：「未求裁作瑟，何用削成圭；願寄華庭裡，枝橫待鳳棲」⁴⁰；唐杜甫〈秋興〉八首之八：「香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⁴¹宋徐積〈蘇州太守花園〉詩：「去是梧桐且栽取，丹山相次鳳凰來」；⁴²陸游〈寄鄧志宏〉：「自慚不是梧桐樹，安得朝陽鳴鳳來」，均隱含此意象而

²⁹ 見《昭明文選·七發》(台北：藝文印書館，1983年)，頁4880。

³⁰ 見《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台中：松柏出版社，1964年)，頁754。

³¹ 見《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台中：松柏出版社，1964年)，頁479。

³² 同註31，頁2177。

³³ 轉引自《古今圖書集成·草木典·桐部藝文》(台北：鼎文書局，1967年)，頁67104。

³⁴ 同註33。

³⁵ 見王紹曾、劉心明譯注《中國文學總欣賞·謝靈運、鮑照詩》(台北：錦繡出版社，1992年)，頁246。

³⁶ 見《全唐詩·冊二》(台北：盤庚出版社，1979年)，頁1453。

³⁷ 見《全唐詩·冊七》，頁4657。

³⁸ 見郭正藩輯《莊子集釋·秋水》(台北：華正出版社，1982年)，頁605。

³⁹ 見《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台中：松柏出版社，1964年)，頁726。

⁴⁰ 轉引自《古今圖書集成·草木典·桐部藝文》67106。

⁴¹ 見《全唐詩·冊三》，頁2520。

⁴² 轉引自《古今圖書集成·草木典·桐部藝文》67107。

以梧桐自況，藉朝陽鳴鳳、儀鳳來翔暗喻用世之心，盼受識拔。

而後世文人書畫或園林佈局造景亦援此意象，⁴³如蘇州「怡園」園林造景，植梧桐與鳳尾竹交相掩映，即取意於「碧梧棲鳳」；「殘粒園」之匾額題記，亦典出杜甫〈秋興〉：「香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之句意。

又因鳳凰為罕見之瑞鳥，後世遂有歇後語「鳳凰飛上梧桐樹——自有旁人話短長」，如元鄭廷玉〈後庭花〉第二折：「你休那裡雨淚如珠，可不道鳳凰飛上梧桐樹」，⁴⁴意指事非尋常，則必有人說長道短一番。

（三）倪瓚洗桐

自《尚書·禹貢》與枚乘〈七發〉等漢賦形塑出嶧陽、龍門之桐生孤托危的意象；《詩·大雅·卷阿》與《莊子·秋水》稱鳳凰鸞鷟非梧桐不棲，後世遂視梧桐為招來祥瑞之聖雅植物，或為高人所處之環境表徵，亦為園林所雅好栽植樹種，文人雅士更有視之為心靈或精神寄託者。據吳肅公《明語林》所載：「倪瓚性好潔，庭前有六桐，命童日汲水洗之」，⁴⁵倪瓚為元代四大畫家之一，性狷介，淡薄名利，孤高自許，元末散鉅款廣造園林，並築清閨閣以藏書，閣前廣植碧梧，蔚然成林，故號雲林。明王錡《寓圃雜記·雲林遺事》更詳載其「洗桐」經過，謂曾有徐氏慕其清閨閣而往謁，懇之方得入。夜中徐氏偶出一唾，翌日元鎮令家童遍尋無所得，遂自出覓，於梧桐葉根見似唾痕者，乃命僕扛水洗其樹不已。⁴⁶此後，洗桐遂成文人潔身自好之象徵，如元末常熟曹善誠慕其意，於宅中建梧桐園，植桐百株，名為「洗梧園」；明王問有〈洗桐〉詩：「揖取葉上露，為予洗其心……何以報爾德，激泉濁朝林。永日影相對，勿使塵浣侵」；⁴⁷明末清初，孤高自重之畫家崔子忠亦繪有〈雲林洗桐圖〉以明志；清王士禛亦有〈抱琴洗桐圖卷〉；康熙皇帝有「洗桐山房」寶璽，均源自倪雲林洗梧遺事，取其潔身自好之意也。

（四）一葉知秋

古人分一年為二十四節氣，立秋為二十四節氣之第十三，每年8月7日或8日太陽到達黃經135度時為立秋，意謂時節已入秋季。立秋以後，每降雨一次，天候即轉涼少許，因而俗諺有“一場秋雨一場寒”之說。《禮記·月令》載周朝逢立秋當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至西郊祭祀迎秋；⁴⁸宋代立秋當日，據說宮內將栽於盆中之梧桐移入殿內，待“立秋”時辰一到，太史便高聲奏報。奏畢，梧桐應聲落一兩葉，以寓報秋之意。

《淮南子·說山訓》：「以小明大，見一葉落而知歲將暮」；⁴⁹羅願《爾雅翼》稱梧桐極易繁殖，

⁴³ 如陳湜子《花鏡》稱梧桐「藤蘿掩映，梧竹致清，宜深院孤庭，好鳥閑觀」；明陳繼儒《太平清話》：「凡靜室須前栽碧梧，後植翠竹。前檐放步，北用暗窗，春冬閉之，以避風雨，夏秋可以開通涼爽。然碧梧之趣春冬落葉，以舒負暄融和之樂；夏秋交蔭，以避炎煉蒸烈之威」。

⁴⁴ 轉引自教育部電子辭典「鳳凰飛上梧桐樹」條。

⁴⁵ 轉引自《古今圖書集成·草木典·桐部記事》（台北：鼎文書局，1967年），頁67112。

⁴⁶ 見王錡《寓圃雜記·卷六雲林遺事》（北京：中華書局元明史料筆記叢刊，1984年6月第一版），頁51。

⁴⁷ 轉引自《古今圖書集成·草木典·桐部藝文》67107。

⁴⁸ 見清阮元《十三經注疏本禮記·月令》（台北：藝文印書館，1955年），頁302。

⁴⁹ 見《淮南子·說山訓》（台灣：中華書局聚珍本，1969年）。

鳥銜子墮輒生，但晚春生葉，早秋即凋；陳湜子《花鏡》亦稱桐木能知歲時，清明後始開花，若屆清明而未開花，是年必大寒，且立秋是何時，至期一葉先墮；李漁《閑情偶寄》卷五更稱梧桐是草木中一部編年史，有節可紀，生一年紀一年。⁵⁰因梧桐發芽遲、落葉早之物候特性，後世文人遂常用梧桐葉落點明時節、鋪寫秋景或渲染悲秋氣氛，藉以發抒內心傷懷，如李白〈秋登宣城謝朓北樓〉寫景抒懷有：「人煙寒橘柚、秋色老梧桐」之句；⁵¹宋強幼安〈唐子西文錄〉：「山僧不解數甲子，一葉落知天下秋」；司馬光〈梧桐〉詩：「初聞一葉落，知是九秋來」；⁵²李清照〈憶秦娥〉：「斷香殘酒情懷惡，西風催襯梧桐落。梧桐落，又還秋色，又還寂寞」；⁵³金丁鶴年〈梧桐〉詩：「井梧徹夜下霜風，錦繡園林瞬息空」；⁵⁴鄭允端〈梧桐〉詩：「梧桐葉上秋先到，索索蕭蕭向樹鳴」⁵⁵等，均寫梧桐入秋早凋之象，營造蕭瑟氛圍。鮑照〈山行見孤桐〉詩：「未霜葉已肅，不風條自吟。幸願見彫斲，為君堂上琴」，⁵⁶寫山行所見孤桐，點染時節呈顯蕭瑟氣象之外，更藉孤桐喻己之孤直，而秋桐待琢為琴瑟，則喻己深恐蹉跎歲月，冀能用世之心。王昌齡〈段有廳孤桐〉：「槁葉零落盡，空柯蒼翠殘。虛心誰能見，直影非無端」，藉梧桐入秋葉落而根幹挺拔喻處境雖劣而孤直自持；宋蘇轍〈和鮮于子駿桐軒詩〉：「秋飈一凌亂，淅瀝驚蔥蒨。朝日失繁陰，青苔覆遺片，空使座中人，慨然驚物變」⁵⁷更由物候之變而使詩人思及自身之不遇而心生感傷。

二、與外形特徵有關者：

(一) 梧宮巨樹

梧桐、泡桐、油桐、刺桐等均可長成高大喬木，劉向《說苑·奉使》載有一則與梧桐有關，卻針鋒相對之外交辭令，謂楚使奉聘於齊，齊王饗之梧宮，楚使盛贊梧樹之大，齊王遂以「江漢之魚吞舟，大國之樹必巨」自誇，楚使不甘示弱，便以昔日燕國伐齊，齊王敗而走莒之事回應以譏刺之；⁵⁸齊臣刁勃隨即還以顏色，亦以伍子胥將吳兵破郢復讎，掘平王塚之事反諷。⁵⁹你來我往之間雖是縱橫家辭令，卻可想見當時齊宮必是巨梧巍巍，楚使方興讚嘆。〈齊地記〉稱「城北十五里有桐臺，即梧宮也」，⁶⁰故宋吳淑〈桐賦〉有「擢元谿以托險，生齊地而為宮」之語，⁶¹即指齊宮之巨梧。

然而此「桐臺」、「梧宮」並非「桐宮」，「桐宮」位於今山西省榮河縣，因商湯之長孫太甲暴

⁵⁰ 見李漁《閑情偶寄》（臺北：廣文書局 國學珍集彙編，1977年）卷五。

⁵¹ 見《全唐詩·冊三》，頁1839。

⁵² 二首均轉引自《歷代詠物詩辭典》，頁928。

⁵³ 見高明編審《中國名著選譯叢書·李清照》（台北：錦繡出版社，1992年），頁109。

⁵⁴ 轉引自《歷代詠物詩辭典》，頁929。

⁵⁵ 同註54

⁵⁶ 參見註35。

⁵⁷ 見《樂城集》（上海：中華書局 四部備要，1936年）卷八，頁12。

⁵⁸ 見《說苑》（上海：中華書局 四部備要，1936年）卷十二〈奉使〉，頁9。

⁵⁹ 詳見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卷八十·樂毅列傳》（台北：洪氏出版社，1983年）頁988；〈卷八十二·田單列傳〉頁997-998；〈卷三十一·吳太伯世家〉頁542；〈卷六十·伍子胥列傳〉頁871-873。

⁶⁰ 轉引自《古今圖書集成·草木典·桐部記事》（台北：鼎文書局，1967年），頁67113。

⁶¹ 同註42。

虐亂德，不遵法紀，伊尹乃於商湯之墓地建造宮室，稱為「桐宮」，使太甲居之以思過。

(二) 桐葉封弟

梧桐因葉形較大，小兒或取之為遊戲，據《史記·晉世家》所載，周成王與弟叔虞戲，援桐葉剪圭以告之曰：「以此封汝」，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君無戲言，遂請封虞於晉。⁶²柳宗元曾作〈桐葉封弟辨〉，以為周公輔成王必以正道，於從容優樂間歸之大中，必不逢其失而為之辭，故以為該說不可信。⁶³叔虞封晉之真正原因是否真起源於兄弟間之遊戲故難定論，然而此後「桐圭」傳說卻成「君無戲言」之最佳註腳，如梁沈約〈詠梧桐〉詩：「微葉雖可賤，一剪或成珪」；⁶⁴唐白居易〈答桐花〉詩：「戒君無戲言，剪葉封弟兄」，⁶⁵均是化用《史記·晉世家》所載桐葉封弟典故。

(三) 桐葉題詩

梧桐因葉形較大，小兒或取之為遊戲，亦有文人於葉上題詩之傳說，唐孟榮〈本事詩〉載顧況嘗于御溝水上得桐葉，上題：「一入深宮裏，年年不見春；聊題一片葉，寄予有情人」，況亦題詩於葉：「愁見鶯啼柳絮飛，上陽宮女斷腸詩；君恩不禁東流水，葉上題詩寄予誰」泛之流中。後十餘日，況又得一詩，似答況者。⁶⁶雖未知記載可否確信，然君權時代，深宮寂聊則不難想見。元黃清老〈梧桐雨〉：「病綠滴殘猶有淚，題紅流去更無詩」即援用此典。⁶⁷另如杜甫〈重游何氏五首〉之三：「石闌斜點筆，桐葉坐題詩」⁶⁸、韋應物〈題桐葉〉「參差剪綠綺，瀟灑覆瓊柯，憶在灋東寺，偏書此葉多」，⁶⁹均指題書桐葉，殆因葉大宜書，可代箋帛也。唐宋榮《本事詩》另載一異事，謂蜀侯繼圖倚大慈寺樓，偶飄一大桐葉，葉上有詩，意謂題詩桐葉，願逐秋風以覓有心人，後繼圖卜任氏為婚，始知詩出任氏，⁷⁰堪稱一段殊緣，此皆與桐葉題詩有關之藝文傳說。

(四) 滴露聽雨

梧桐葉大，除可蔽暑添涼，葉上滴露聽雨，亦如聆天籟而別具逸趣，如宋朱熹〈夜〉：「獨宿山房夜氣清，一窻涼月共虛明。鄰雞未作人聲寂，時聽高梧滴露聲」；⁷¹方岳〈暑中雜興〉：「是非不到野溪邊，只就梧桐聽雨眠。睡熟不知溪水長，鷺鷥飛上釣魚船」⁷²均是閒適自得之生活體驗；然亦不免因傷心人別有懷抱，桐葉滴露聽雨而動人愁懷，如唐杜牧〈齊安偶題〉：「秋聲無不攪離心，夢澤蒹葭楚雨深。自滴階前大梧葉，干君何事動哀吟」⁷³、溫庭筠〈更漏子〉詞：「梧桐樹，三更雨，不道離情正苦，一葉葉，一聲聲，空階滴到明」⁷⁴、宋李清照〈聲聲慢〉詞「梧桐更

⁶² 詳見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晉世家》，頁 620。

⁶³ 見《中國文學總欣賞·柳宗元（上）》（台北：錦繡出版社，1992 年），頁 65。

⁶⁴ 見《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冊五》（台中：松柏出版社，1964 年），頁 3900。

⁶⁵ 見《全唐詩·冊七》，頁 4682。

⁶⁶ 見《四庫全書·本事詩》（臺北縣板橋市：藝文印書館，1974 年），頁 1478—234。

⁶⁷ 同註 47。

⁶⁸ 見《全唐詩·冊四》，頁 2398。

⁶⁹ 見《全唐詩·冊四》，頁 1995。

⁷⁰ 同註 66，頁 1478—240。

⁷¹ 見《朱子大全》（上海：中華書局 四部備要，1936 年）卷七，頁 11。

⁷² 同註 47。

⁷³ 見王鷗譯註《中國名著選譯叢書·杜牧詩文》，頁 127。

⁷⁴ 見亦冬譯註《中國名著選譯叢書·唐五代詞》，頁 103。

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這次第，怎一個愁字了得」⁷⁵、清李雯〈南鄉子·秋桐〉：「昨夜清商叩哀玉，⁷⁶聲幽，盡在雲屏角枕頭。清露向晨流，淚珠點點滴新愁」⁷⁷或因羈旅愁懷，或因懷才不遇，或因國破家亡之感，或因閨怨深濃之苦，聞聲倍添愁懷。而最膾炙人口者，莫過於唐白居易〈長恨歌〉寫唐明皇於安史亂作，貴妃死後觸景傷情之感，藉「春風桃李花開日，秋雨梧桐葉落時」，表達無論春秋更替，風雨晨昏之深摯思念；元曲家白樸更據此衍為〈梧桐雨〉一劇，⁷⁸藉秋景之蕭瑟、秋雨之淒涼以映襯唐明皇晚景，而被譽為元曲傑作。

(五) 桐花滿樹

《禮記·月令》載：「季春之月……桐始華」；《本草衍義》稱白桐開白花；荏桐早春先開淡紅花，狀如鼓子，花成筒子；梧桐四月開淡黃小花，一如棗花，枝頭出絲，墮地成油，霑漬衣履，即月令清明之日，桐始華者。此外如陳翥《桐譜》所稱之紫花桐；開紅花，體有巨刺之刺桐；花色如火之楮桐等，其花形色各有可觀，而古典詩文中亦屢見文人以桐花起興或專詠桐花之作，如元稹〈三月二十四日宿曾峰館夜對桐花寄樂天〉，即在山館見滿地桐花而有「微月照桐花，月微花漠漠」、「是夕遠思君，思君瘦如削」⁷⁹的睽違之慨；白居易聞暗香隨風而足踏花影，月下屏營，遂有〈答桐花〉詩，盛讚桐花「況此好顏色，花紫葉青青」⁸⁰、又見巴峽桐花十月盛開，與北地有別，而作〈桐花〉詩一首，闡明「豈伊物理變，信是土宜別」⁸¹之理；清王夫之〈岡桐〉：「紫沁侵鉛粉，青蜉藉綠茵。似憐芳草弱，飛覆玉麒麟」寫紫花之岡桐，花粉如女子化妝用鉛粉、桐實如錢散落草地；⁸²宋丁謂〈詠泉州刺桐〉：「聞得鄉人說刺桐，葉先花發始年豐。我今到此憂民切，只愛青青不愛紅」⁸³藉刺桐花寫己憂心民事，盼年年豐收，儘管昔居北地從未睹紅艷之刺桐花芳姿，仍願葉能先花而發之用心。

三、與功能用途有關者：

(一) 焦桐為琴

《後漢書·蔡邕傳》載蔡邕至吳，聞吳人有燒桐以爨者，邕聞火烈聲，曰此良材也，因請之，削以為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焦，故名焦尾琴，⁸⁴後遂用以泛指名琴。《齊民要術》：「梧桐生山石間者，為樂器更鳴響也」；陳翥《桐譜·序源》篇稱琴瑟之材，雖皆用桐，必須擇其可堪者：「周

⁷⁵ 見高明編審《中國文學總欣賞·李清照詩詞》(台北：錦繡出版社，1992年)，頁107。

⁷⁶ 指秋風吹桐葉發出哀聲。潘岳〈悼亡〉詩：「清商應秋至，滯暑隨節聞」，清商指秋風。古人以為玉發哀聲，如杜甫〈奉酬薛十二丈判官見贈〉詩：「清文動哀玉，見道發新硯」。

⁷⁷ 轉引自《歷代詠物詩辭典》，頁928。

⁷⁸ 見《元曲選》(上海：中華書局四部備要，1936年)丙集上。

⁷⁹ 見《全唐詩·冊六》，頁4657。

⁸⁰ 見《全唐詩·冊六》，頁4482。

⁸¹ 見《全唐詩·冊六》，頁4451。

⁸² 青蜉本指昆蟲，干寶《搜神記》：稱青蜉「生子必依草葉。取其子，母即飛來，不以遠近。雖潛取其子，母必知處。以母血塗錢八十一文，以子血塗錢八十一文，每市物，或先用母錢，或先用子錢，皆復飛揚，輪轉無已」，後因稱錢為青蜉。王夫之以桐實青綠色，小而圓，又成串如錢，故以青蜉喻桐實。詩中所稱岡桐花紫，實成串如錢，則應即李時珍《本草綱目》所謂之岡桐，為今之泡桐屬植物，而與賈思勰、陳藏器、蘇頌所謂之岡桐(油桐屬)不同。

⁸³ 轉引自《歷代詠物詩辭典》，頁928。

⁸⁴ 見《後漢書·蔡邕傳》(台北：藝文印書館二十五史叢刊，2001年)，頁711。

禮取雲和龍門空桑之桐爲琴瑟；陶隱居云惟岡桐與白桐堪作琴瑟；書曰：『嶧陽孤桐』，《風俗通》云生巖石之上，採東南孫枝以爲琴，是擇其泉石向陽之材，自然其聲清雅而可聽。蔡伯喈聞爨下桐聲，取以爲琴，號曰焦尾，則知桐之材有有賢不肖，若混而無別，唯賞音者識之耳。凡白花桐之材以爲器燥，濕破而用之則不裂，今多以爲甌杓之類，其性理慢之故也。紫花桐之材，文理如梓而性緊，而不可爲甌，以其易折故也。餘桐之材，但有名耳，不入棟樑棺槨器具之用」，⁸⁵意指白桐、紫花桐等泡桐屬植物爲製琴良材，但以生長於向陽處者爲佳。琴之好壞，泰半取決於木頭材質，古琴多以泡桐、梧桐之屬做琴面，以其性軟，久置則樹脂揮發、質地變輕、細胞間空隙增大，共鳴效果佳；而梓（硬木）爲琴底，以反射絃聲，故稱「桐天梓地」。因琴面張設七弦，故又名「絲桐」或「七弦琴」，或以「桐君」爲琴之代稱，如唐李白〈怨歌行〉：「寒苦不忍言，爲君奏絲桐」；⁸⁶宋陳師道〈次韻蘇公西湖觀月聽琴并涉穎詩二首之一〉：「人生亦何須？有酒與桐君」⁸⁷；元王實甫〈西廂記〉第三本第一折：「一個絲桐上調弄出離恨譜，一個花牋上刪抹成斷腸詩」⁸⁸，即以「絲桐」、「桐君」作爲琴之代稱。

因蔡邕焦尾琴來自爨下餘桐，後世遂以能識桐材者喻知音，如鮑照〈山行見孤桐〉詩：「未霜葉已肅，不風條自吟。幸願見彫斲，爲君堂上琴」，藉桐木孤生之意象暗喻己身之孤高耿直，但盼能爲匠人所識，裁爲琴瑟，則流露用世之心；隋陸季覽〈詠桐〉：「搖落依空井，生死尙餘心；不辭先入爨，惟恨少知音」⁸⁹寫井邊孤桐兀自零落，甚至不辭先入爨爲薪，亦暗指君子無懼處境奸險困厄，但求用心與才能爲上所知所用；唐崔嶺〈尙書省梧桐賦〉：「豈與夫龍門半死，嶧陽孤植，齊萬籟而混吹，合千巘以共色，勁質冰摧而杼人莫識，高標風折，爲樵人所得，求知音於爨然，論分理於繩墨」⁹⁰稱龍門、嶧陽孤桐具冰摧風折之高標勁質，但求爲梓人所識，亦藉孤桐寫用世之心；王起〈焦桐入聽賦〉：「聽之微者，不必五音，伊焦桐之逸韻，契伯喈之明心……則知桐之成器，待其人而克定，桐之有聲，非其人而靡聽……感知音者，願是效而是則」⁹¹，則藉蔡邕能辨聲識材以強調知音之重要，一如先有伯樂而後有千里馬也；又如唐王昌齡〈段有廳孤桐〉：「段有廳孤桐」：「鳳凰所宿處，月映孤桐寒。槁葉零落盡，空柯翠葉殘。虛心誰能見，直影非無端。響發調尙苦，清商勞一彈」、宋王安石〈孤桐〉：「歲老根彌壯，陽驕葉更陰；明時思解慍，願斲五絃琴」⁹²、清孔尚任〈桃花扇〉小引：「轉思天下大矣，後世遠矣。特識焦桐者，豈無中郎乎」⁹³，亦皆藉桐樹虛直孤生、高挺俊拔、老根彌壯、陽驕益茂等生長特質隱喻君子之人格操守，隱然流露作者潔身自好，並引頸以盼知音之慨。

（二）桐棺三寸

⁸⁵ 轉引自《古今圖書集成·草木典·桐部記事》（台北：鼎文書局，1967年），頁67095。

⁸⁶ 見《全唐詩·冊三》，頁1700。

⁸⁷ 轉引自《歷代詠物詩辭典》，頁928。

⁸⁸ 見郭雲龍校定《中國歷代戲曲選》（台北：宏業出版社，1990年），頁147。

⁸⁹ 同註87。

⁹⁰ 同註87。

⁹¹ 同註87。

⁹² 同註87。

⁹³ 見清孔尚任《桃花扇》（台北：里仁出版社，1996年）小引，頁1。

陳翥《桐譜·序源》篇稱桐樹其體濕則重，乾則愈輕，生時以斧，斧之甚易，乾乃輕而拒斧；〈器用〉篇亦指出桐樹採伐不時而不蛀蟲，漬濕所加而不腐敗，風吹日曝而不拆裂，雨濺泥淤而不乾蘚，乾濡相間而其質不變，除可為棟樑桁柱，亦宜為棺槨。《左傳·哀公二年》載趙鞅率兵禦敵，並立誓云此戰若敗則「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⁹⁴；《莊子·天下》：「墨子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槨」⁹⁵、《史記·太史公自序》論六家要旨亦稱墨子「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⁹⁶，均以桐木所製之棺，厚僅三吋比喻薄葬，後世遂以桐棺三寸喻節葬，或以桐棺作為棺木之泛稱。

（三）梧桐斷角

梧桐雖可栽植賞玩遮蔭，或製樂器箱櫃，然材質性緊緻不易揉彎，不宜製弓弩，故《淮南子·說山訓》有「智者有所不及，故桐木不可以為弩」、「兩堅不能相合，兩強不能相服，故梧桐斷角，馬鬣截玉」之說⁹⁷，蓋物性本各有所宜，難以兼具；人性亦然，天賦本各有短長，卻難賅備，故不得妄自菲薄，亦不應妄自尊大。又梧桐材質不及犀角堅硬，而能斷之，意指柔能克剛。

四、諧音取譬：

（一）六合同春

古人觀念中，梧桐除可招來鳳凰，被視為聖潔之植物外，「桐」與「同」同音，於中國傳統民俗吉祥物中常與喜鵲並列，意謂「同喜」，或與梅花鹿（鹿與六諧音）、仙鶴（鶴與合諧音）構成「六合同春」圖案，以徵祥瑞，⁹⁸是以桐樹於傳統觀念中既具經濟價值，又象徵祥瑞之吉兆。

綜上所述，古代與桐樹有關之傳說故實、藝文典故或騷人墨客筆下之題詠所稱之「桐」，以梧桐居多，而所頌詠之特質，由生長環境而衍生出「託孤生危」、「遺世獨立」之意象；而其植株挺拔、向陽生長之特質與儀鳳來翔之傳說，進而形成君子高風亮節之象徵；又因高風亮節之操守象徵而有文人雅士藉洗桐以示潔身自好之興寄；而入秋落葉之生長特質則屢為文人用以點染蕭瑟紛圍；又因葉形較大，夜雨之聲動人愁懷遂成感傷情調。而周成王封虞叔之傳說，剪桐葉為圭，遂有君無戲言之意；桐葉題詩則可窺閨怨之一斑。因梧桐、泡桐之樹材可製琴瑟棺槨，因而「桐君」、「絲桐」可作琴瑟代稱；「桐棺」可泛指棺木，「桐棺三寸」則有節葬之意。蔡邕焦尾琴來自爨下餘桐，因而待雕之桐可用以比喻「企盼知因」之感；梧桐材質不及犀角堅硬，而能斷之，用以比喻「柔能克剛」。而民俗吉祥物中梧桐與喜鵲並列，意謂「同喜」，梧桐與梅花鹿、仙鶴構成「六合同春」圖案，則因諧音以徵祥瑞。因此有關桐樹之描寫，多與其生長特質、外形特徵、功能用途、諧音取譬有關，因而形塑出高潔、悲秋、感傷、閨怨、誠信、節葬、懷才、柔能克剛、祥瑞等意象。

⁹⁴ 見清阮元《十三經注疏本左傳·哀公二年》（台北：藝文印書館，1955年），頁995。

⁹⁵ 見郭正藩輯《莊子集釋·秋水》（台北：華正出版社，1982年），頁1075。

⁹⁶ 見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太史公自序》，頁1075。

⁹⁷ 見《淮南子·說山訓》（台北：中華書局聚珍本，1969年）卷十六，頁15。

⁹⁸ 見韓振武、郭林濤編注《中國民間吉祥物》（北京：中國旅遊出版社，1995年），頁63。

伍、結論

- 一、古代與農政有關之譜錄及歷代詩文所稱之「桐」，對照今之植物學分類，涵蓋今大戟科之油桐屬、玄參科之泡桐屬、蝶型花科之刺桐屬、梧桐科之青桐、藤黃科之瓊崖海棠及馬鞭草科龍船花等植物，其中泡桐屬植物其材質經濟價值最高；青桐次之，可堪器用或作琴瑟。而岡桐、油桐、膏桐、荏桐、罌子桐同屬油桐屬植物，早期子可榨油供工業用途，雖材質不如泡桐、梧桐，然開花時節清芬可掬，並蔚為榮觀。古名海桐者乃今之刺桐屬植物，花色紅艷但材質經濟價值不高，古籍中稱嶺南方可見，今多作景觀樹種；胡桐則屬藤黃科、今名瓊崖海棠之常綠中喬木，因生長緩慢、材質堅緻數量又稀少，在台灣屬國寶級樹種；楨桐為馬鞭草科之小灌木龍船花，如蘇頌所言，僅江南可見，古籍中少有提及者。
- 二、古籍有關桐樹之品種具體差異、生長型態特徵、客觀分類標準等缺乏深入分析：古代有關植物之探討，因交通不便，地理、氣候及植物科學之研究亦未發達，且傳統價值觀取向係以農桑生產為重，而怡情悅性之作則以品評、賞鑑或匯集藝文掌故為主，故相關典籍或重於名物訓詁，或強調農業生產技術，或側重器用、藥用功能探討，於各地植物品種具體差異、生長型態特徵、客觀分類標準等則缺乏深入分析，是以各以所見所聞輯錄，而屢有名類歧異，展辨轉惑情形。
- 三、古代與桐樹相關之傳說典故或藝文題詠，若題字於葉或栽植於庭園以納涼添幽，或取其祥瑞、孤高意象者多指今別名青桐之梧桐屬植物；稱頌其材質堅韌，用以製琴為棺者多指今之泡桐屬植物。詠桐花者則以花色淡紫之泡桐屬及花色艷紅之刺桐屬居多。
- 四、古典詩文有關桐樹之描寫，多與其生長特質、外形特徵、功能用途、諧音取譬有關，因而形塑出誠信、高潔、祥瑞、懷才、感傷、悲秋、節葬、柔能克剛等意象：歷代典籍中有關桐樹、桐葉、桐花、桐材之描寫，有桐圭封弟戲而成真之美談，或詠桐託孤生危，高潔自持；或取碧梧棲鳳、六合同春以徵祥瑞；或藉焦桐待斲喻懷才待識；或藉桐葉題詩以抒閨怨愁懷；或詠花思人而傷感；或取材供用而別有觸發；或寫葉落知秋點染愁懷；或因滴露聽雨倍增淒清；或藉洗桐別有興寄……，相關傳說故實與藝文題詠輾轉流傳沿用，形塑而成之意象既深化詩文情韻，亦可見桐樹於古典詩文中深寓文化意涵，足堪玩味尋思。

參考文獻

一、專書

- 干寶，(1999)，《搜神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漢魏六朝筆記小說大觀》)
- 毛晉，(1986)，《陸氏詩疏廣要》，(臺北：世界書局)
- 王紹曾、劉心明譯注，(1992)，《中國文學總欣賞·謝靈運、鮑照詩》(台北：錦繡出版社)
- 王錡，(1984)，《寓圃雜記》，(北京：中華書局《元明史料筆記叢刊》)
- 王鷗譯註，(1992)，《中國名著選譯叢書·杜牧詩文》(台北：錦繡出版社)
- 孔尚任，(1996)，《桃花扇》(台北：里仁出版社)
- 司空圖，(1989)，《二十四詩品》(台北：新文豐出版社)

- 亦冬譯註，(1992)，《中國名著選譯叢書·唐五代詞》，(台北：錦繡出版社)
- 李元洛，(1990)，《詩美學》，(台北：東大圖書有限公司)
- 李時珍，(2001)，《本草綱目》，(臺北縣新店市：國立中國醫藥研究所)
- 李漁，(1977)，《閒情偶寄》，(臺北：廣文書局)
- 易開、孫奮揚、余琰等，(1968)，《詳註歷代分類詠物詩選》，(台北：廣文書局)
- 吳曉，(1995)，《詩歌與人生—意象符號與情感空間》，(臺北：書林出版社)
- 吳肅公，(1989)，《明語林》，(臺北：新文豐書局《叢書集成》)
- 房玄齡等，(1957)，《晉書》，(臺北：藝文印書館)
- 周振甫譯注，(1992)，《中國名著選譯叢書·文心雕龍》，(臺北：錦繡出版社)
- 孟榮，(1966)，《本事詩》，(臺北：藝文印書館《百部叢書集成》)
- 胡士行，(1986)，《尚書詳解》，(臺北：世界書局)
- 高明編審，(1992)，《中國名著選譯叢書·李清照詩詞》，(台北：錦繡出版社)
- 宮兆麟修，(1929)，《同治莆田縣志》，(福建：莆田縣)
- 阮元，(1955)，《十三經注疏·尚書》，(台北：藝文印書館)
- 阮元，(1955)，《十三經注疏·左傳》，(台北：藝文印書館)
- 郭正藩輯，(1982)，《莊子集釋》，(台北：華正出版社)
- 陶今雁主編，(1992)，《中國歷代詠物詩辭典》，(江西：江西教育出版社)
- 寇宗奭，(1962)，《圖經衍義本草》，(臺北：藝文印書館)
- 清聖祖，《全唐詩》，(1979)，(台北：盤庚出版社)
- 清聖祖，(1978)，《淵鑑類函》，(台北：新興書局)
- 張集益，(1998)，《樹木家族》，(臺北：晨星出版社)
- 張溥，(1964)，《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臺中：松柏出版社)
- 章錦瑜，(2004)，《喬木賞花圖鑑》，(臺北：晨星出版社)
- 范曄，(2001)，《後漢書》，(臺北：藝文印書館《二十五史叢刊》)
- 潘富俊，《詩經植物圖鑑》，(台北：貓頭鷹出版社，2001年)
- 賈思勰，(1997)，《齊民要術》，(臺北：藝文印書館)
- 楊昌年，(1992)，《現代詩的創作與欣賞》，(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 歐陽詢，(1986)，《藝文類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葉嘉瑩，(2005)，《迦陵論詩叢稿》，(北京：中華書局)
- 郭正藩輯，(1982)，《莊子集釋》，(台北：華正出版社)
- 郭雲龍校定，(1990)，《中國歷代戲曲選》，(台北：宏業出版社)
- 劉向，(1965)，《說苑》，(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 劉安，(1969)，《淮南子》，(台北：中華書局聚珍本)
- 劉棠瑞著/陳建鑄繪，(1960)，《台灣木本植物圖誌》，(臺北：國立台灣大學)
- 陳士珂，(1989)，《韓詩外傳疏證》，(臺北：新文豐書局《叢書集成》)

- 陳湔子，(1962)，《花鏡》，(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出版)
- 陳貴廷主編，(1992)，《本草綱目通釋》，(北京：北京學苑出版社)
- 陳翥，(1985)，《桐譜》，(臺北：新文豐書局)
- 陳夢雷，(1967)，《古今圖書集成》，(臺北：鼎文書局)
- 陳藏器，(1988)，《重輯本草拾遺》，(臺中：華夏文獻出版社)
- 鄭雲鄉，(1992)，《草木蟲魚世界》，(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 簡錦玲，(2003)，《詩情花意－中國花卉事典》，(臺北：大樹文化事業)
- 韓振武 郭林濤 編著，(1995)，《中國民間吉祥物》，(北京：中國旅遊出版社)
- 蕭統，(1983)，《昭明文選》，(台北：藝文印書館)
- 羅願，(1986)，《爾雅翼》，(臺北：世界書局)
- 瀧川龜太郎，(1983)，《史記會注考證》，(台北：洪氏出版社)
- 蘇轍，(1936)，《欒城集》，(上海：中華書局《四部備要》)

二、期刊論文

- 王毓瑚 (1963) <關於中國農書> 《北京農業大學圖書館館刊》
- 安德列·喬治·奧德里古爾、喬治·梅泰理 (1996) <論中國的植物圖> 《法國漢學》，第一輯
- 喬治·梅泰理 (1981) <第一部用中文出版的西方植物學論文中的專業詞彙> 《巴黎國家研究中心科學詞彙資料史彙編》第二卷
- 潘吉星 (1984) <談植物學一詞在中國和日本的由來> 《大自然探索》 第三期